

刘秀曾驻汉王山 地名村名延续至今

县志记载山名源自刘秀 学者王统照提出异议

据《诸城县志》记载：“东汉光武帝刘秀，为进攻王莽驻在此山，起名汉王山。”这是汉王山的来历，但存在诸多异议。

其一，从史料上看，刘秀于公元22年十月在河南宛城起兵后，一直转战于河南境内；第二年五月，又率领联军与王莽的百万大军打了一场著名的“昆阳大战”，于当年的九月推翻了王莽政权。当时，刘秀无暇跑到诸城攻打王莽的军队。

其二，刘秀起兵之前，山东境内的琅邪人（诸城人）樊崇早就于公元18年在莒北（现诸城贾悦一带）起义了，他们英勇善战，所向披靡，从诸城一直打到青州。如果这里有王莽军队，恐早被樊崇的军队消灭了，怎么也轮不到千里之外的刘秀。

诸城籍学者王统照也曾对此有过异议。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到过汉王山，并作长诗《游汉王山怀古》：“昔闻汉王山，古迹犹奇逸。咫尺念余里，未获一游恣。今兹邀多人，同往寻岑岑……”全诗洋洋洒洒，意气风发，是一篇汉王山游记。

王统照在游览之余，曾与友人探讨过

汉王山的来历，“相谓此汉王，恐非刘秀迹。考之史乘遗，马足未曾陟。或是楚汉争，士马此追叱”。

他认为汉王山恐怕不是刘秀的遗迹，或是刘邦的汉军曾到此处。楚汉战争之时，汉将韩信攻打齐国，在潍河遇到楚国派来的救兵，楚将龙且带兵20万驻扎在潍河河东，韩信率兵马10万驻扎在河西。韩信密令将士用袋装沙子，连夜打坝堵水，白天诱敌过河放水，一举淹掉了龙且大军，这场战役就发生在汉王山10公里之外的相州东潍河一带。王统照由此推断，或许是韩信在这里打过仗，后人因追念其英雄事迹，就留下了“汉王山”的山名。

2022年11月，由诸城文史爱好者组成的“诸城行”一行30多人，也踏上了这片被寒冬笼罩的辽阔土地。汉王山上的杨树早已枝秃叶落，但昂扬的枝干依然直耸天际，就像手持刀枪剑戟将要征战疆场的将士，冷冽的北风中似乎又响起了战马嘶鸣之声。他们多番查阅史料，对汉王山的来历进行了考证，但未能找到这里与汉代战争有关的记载。

山岭以刘秀麾下命名 村庄名皆含驻军痕迹

尽管如此，这里的汉王山、姚期岭、马武寨、岑彭岭等都是刘秀手下大將的名字命名的，且周围的料疃村、孙仓村、前营马、后营马、大营、小营等村名也都与驻军有关。这虽不能证明刘秀确实来过此地，但也不能笃定说“相谓此汉王，恐非刘秀迹”。史料上，确实有刘秀到临淄劳军的记载：公元29年，刘秀曾经派大將耿弇（yǎn）进入胶东讨伐张步。

耿弇，骁勇善战、足智多谋，位列“云台二十八将”第四位。他要去讨伐的张步是青岛城阳人，于公元22年率众造反，张步攻城略地，独霸琅琊，雄踞一方。

耿弇面对兵多将广、实力雄厚的张步三兄弟，采用了声东击西、围城打援的战术，在临淄城下，把张步率领的十几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，狼狽东窜。

已经登基称帝的刘秀闻讯大喜，亲自到临淄劳军，这可能是刘秀第一次踏上齐鲁大地吧。这里不仅是儒家文化发源地，还曾是兵家鼻祖姜太公的领地；这里有人间仙境蓬莱阁、秦始皇入海求仙的琅琊台。

这些不能不让刘秀心驰神往。再说，天下平定的大势已定，此时的刘秀也就有时间与心情放松一下了。因此，随着耿弇乘胜东进，刘秀顺便在胶东走走看看，也合常理。

于是乎，刘秀到临淄东行，

途经安丘石埠子入诸城，经贾悦，过舜王，涉潍水，在诸城境内逡巡而行了近百里。所过之处，一个个山名、地名应运而生。他留宿的村叫龙宿村，他与将帅驻扎过的山岭成了汉王山、姚期岭、马武寨、岑彭岭。大军的草料厰成了料疃村，军粮仓成了孙仓村，兵马驻扎之地成为前营马、后营马、大营、小营等村庄，其线索绵延，至今清晰可见，因而产生了今天的汉王山文化。

这位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会用人、最有学问、最会打仗的皇帝，励精图治，开创了光武中兴，得到万民拥戴，民以其为荣，凡与刘秀有关的事物也都流传千古。尽管他与那个朝代葬葬苍苍远去了近两千年，但他留存于这片土地的印记依然那么生动，气息依然那么浓郁，这既得益一代圣君的光辉，又依仗文化渊源漫长的魅力。

刘秀军队驻扎期间，秋毫不犯，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戴。后来，当他一统天下，开创了“光武中兴”盛世后，这里的百姓就以他与大將的名字作地名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当代诸城籍学者王宪明作过一首诗：“高卷珠帘看汉王，佳地氤氲无风霸。长松百丈脱劫火，昂首青云说兴亡。”诗中“高卷珠帘”一语与卷帘庄有关。过去，在汉王山西南25公里处曾有一个名叫卷帘庄的小村，那里古树多，又处于两岭之间的河套，秋冬不下霜。清初诗人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卷二十四《山东谣谚》载：“诸城县汉王山西南五里有卷帘庄，虽严冬无霜降，邑人谚云：‘卷帘庄，秋冬不下霜。’”

近年，在汉王山北侧的小梧村前还发现了一处“野围子”遗址，据说这是当年刘秀大军家眷安身之所。



夕阳下的汉王山。



姚期岭。



黑陶土窑。



舜陶陈列馆内。

东汉建古寺引佛教 清代旧址建清凉寺

汉王山在诸城市舜王街道老梧村村东，如今虽然已经没了当年的巍峨，只是一片隆起的土坡，但从传闻中，还能依稀感受到它当年的盛景。

汉王山四周筑有围墙，大多借地势建在坡顶。还设有围墙，专管维护围墙。山上曾有座古寺，寺中有块古碑，碑文上称“寺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元年（公元58年），奉敕所建”。

东汉明帝刘庄是光武帝刘秀第四子，为东汉第二代皇帝，开创了“明章之治”，是一代明君。他提倡儒学、引进佛教，汉王山的古寺就是那个时期建的。

到了清代，在古寺旧址上新建一座寺庙，叫清凉寺。清凉寺分为三部分，中间的大殿供奉着释迦牟尼、十八罗汉和观世音，院中有两棵高大的古银杏树，遮天蔽日，院中少见阳光，以致这里的石碑都长满了苔藓。

20世纪初，清凉寺曾繁盛一时，寺内香客如云、僧侣众多。目前健在的尚有一人，名叫贾从义，诸城原九台镇南曹村人，他9岁时因患病许愿到清凉寺出家，先在寺中读书，当小沙弥，学习经文，后念经，做法事，17岁离开清凉寺。

寺中节日演变为山会 唱戏赶集盛大而热闹

据贾从义老人介绍，清凉寺逢农历初一晨、十四早晚、十五晚念经。念经有时参禅打坐，即所谓“蒲团坐落三更月”；有时也站着念，念的经文有《金刚经》《阿弥陀经》等多种。

寺中节日很多，重要的节日有农历四月初八香火会（佛诞节）、六月初八祭雹神等。佛诞节是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，佛诞节之日，佛教寺庙要举行法会，用各种名香浸水灌洗佛像，同时供奉各种花卉于佛前，举行拜佛祭祀，施設僧俗。佛诞节搞得很隆重，规模很大，除了僧人念经做法事外，方圆百里的百姓到寺中烧香拜佛，祈求神灵永保平安。妇女们拜佛时还要头戴鲜花或松柏枝，山上松柏树很多，又有白果树，因此，多数妇女喜戴松柏枝、白果枝。

节日期间，周围乡里共同筹款请戏班唱戏。剧种有京剧“肘鼓”（即茂腔），也有柳腔。与刘秀有关的，如京戏《取洛阳》，剧中有刘秀、姚期、马武、岑彭等曾在这儿留有印记的人物。

规模小时，戏台搭在宝塔北面的空地上；规模大时，就在山寺前边的空地上。官宦人家和乡绅们大都在戏场周围预先搭起看台，乡绅官宦、太太小姐们坐在台上观看，看台类似包厢。看台预先订位搭制，用木料搭建，再用草席卷制成飞檐卷棚式，前有布帘，既实用又美观。

寺内的这些节日就演变成了山会，

盛况越来越大。每逢山会都要唱戏。

据老梧村的老人回忆，汉王山唱戏最隆重的是1930年至1931年，戏台搭在山前，坐北朝南，五道檐（用草席在台顶卷成城楼式的檐），当地有“要好看，挂大旗”的俗语。与戏台相对有神棚，朝北。中间为戏场，仅两边看台就有100多个座。每次唱一个多月，戏有《铡美案》《东京》《葡萄架》《太行山》《石秀杀山》《烟鬼叹》等。

为维持秩序，山会要组织保安队，准备几车腊杆，以作应急武器。

汉王山大集逢四排九，在山会期间，山前的大集商贾云集，据附近村的老人回忆，当时杀猪杆子最多时到了72杆，也就是说光杀猪卖肉的摊位就72家，可见当时山会人之众多，场面之盛大。这里一度成为诸城北乡重要的商品集散地。

山会上的民间艺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有说鼓书的、有说莲花落的、有演杂耍的、有拉洋片的……五花八门，三教九流，好不热闹。为了保证长达一个月的山会有戏唱、有节目，附近村庄的民间艺人更是争相献艺，忙着编歌词、谱歌曲、排练新节目。正是这种文化气氛的熏陶，汉王山周围的村庄都具有深厚的文艺底蕴，那时流传下来的民歌有上百首。如今，老梧村还活跃着许多老民间艺人，他们经常弹拉说唱，让乡间文化成为汉王山下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黑陶匠人再拾手艺 老梧村建起展览馆

虞舜的故里诸冯与老梧村现同属舜王街道。虞舜在家乡时，擅长制作黑陶，后来舜的孝行与才华得到尧帝的赏识，就把王位禅让与他。在离开家乡之前，他把制作黑陶的手艺传授给乡亲，并且千叮万嘱，要让手艺世代传承。他的乡亲们没有辜负他的重托，历经几千年岁月光阴，这门手艺一直流传至今，故而这儿的黑陶又称舜陶。

汉王山下的舜陶匠人马新友就是其中一位传承人。马新友是老梧村人，1948年生人，从小跟着手巧的奶奶用泥做火盆、小马车，自幼就喜欢黑陶制作，1991年他在自家院里建起陶窑，烧制黑陶。2007年，诸城黑陶被审定为潍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，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四件国宝，其中有一件叫黑陶蛋壳杯，“黑如漆，亮如镜，薄如纸，声如磬”，被誉为“地球4000年文明最精致的代表”。今天，黑陶技艺又在舜帝故里这位农民陶艺师的手中再现活力。

马新友的陶窑开设在他的庭院之内，虽然简陋狭小，但一件件精美的黑陶制品就从这里降生出世。他在烧窑之前，都要祭拜黑陶老祖舜帝。香火飘飘袅袅从院里飘向天际，如丝如缕，远古篝火的神采穿越4000年日月光阴，融入现代人的奇思妙想，烧制出了一窑窑黑陶制品。

老梧村这个地处舜王街道西北角的僻静乡村，因黑陶而声名远播，上了中央电视台，名扬海内外。这是舜帝故里人的自豪与荣耀。

当地政府为了让黑陶发扬光大，在老梧村村中央建成了占地1000平方米的大型“舜陶陈列馆”。舜陶也成为汉王山文化的一部分，正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，滋养着这片土地。

早期共产党人 汉王山上留下足迹

随着对汉王山文化深入研究发现，汉王山不仅具有文化元素，还植入了红色基因。

从《诸城文史资料》上查阅到，王笑房在他的《“五四”火炬照亮了相州古镇》这篇文章中曾记载：五四运动爆发后，在济南任教的王翔千和在北京中国大学上学的王统照回到家乡，在故乡组织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对卖国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。王翔千和教师王子容、王深林、王子可等多次带领学生到汉王山山会上进行宣传，老梧村的群众热情地帮助他们布置会场，帮他们做饭，山上的和尚还主动为他们烧开水。

他们组织的宣传队在集上演讲，散发传单，张贴标语，高呼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严惩卖国贼”的口号，号召群众抵制日货。王翔千利用民间流行的曲调编写了《新五更词》，歌中唱道：“一更里月儿东升，日本鬼侵占我山东，来势汹汹，一心想要我中华的命。二更里月儿东南，日本货装进轮船，运来青岛，到处骗中国人的钱……亡国恨，最可怜……”

王子容在演讲中声泪俱下，不少在场的听众被感动得失声痛哭。他们还在山会上散发小册子，极大地鼓舞了百姓的爱国热情。这说明在五四运动时期，王翔千他们就在汉王山开始传播革命的火种。

王翔千，名鸣球，字翔千，1888年生于诸城相州镇相州七村一户地主家，他是山东最早的共

产党员之一，与王尽美、邓恩铭创立了山东早期共产党组织。

1911年，他从北京译学馆毕业后，回到济南从事教育，并开展进步活动，与王尽美、邓恩铭等人先后于1920年，1922年发起成立励新学会、济南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，先后任《山东劳动周刊》主编、《晨钟报》主笔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。1925年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，分管宣传工作。1928年底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，继续在家乡相州开展革命活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山东省政协委员，1956年病故。

1925年，王翔千被反动当局通缉，被迫离开济南，回到家乡躲避，他曾到老梧村的“后铺子”住过一段时间。据老梧村村民89岁的孙明涛（1935年生人）回忆说，王翔千的姑家曾是老梧村的商家大户，因在村后开着店铺，人们习惯称呼她家为“后铺子”。王翔千在这期间，经常到汉王山山会与大集上进行革命宣传。

在他的宣传与影响下，寺院的有些和尚也参与了革命活动。抗战时期，这儿曾有许多抗日组织，汉王山也成为革命之山。